

# 書蕭立聲先生羅漢畫

唐君毅

蕭立聲先生，於國畫無不工，而吾尤喜其人物畫中之羅漢。

西方之人物畫，以油墨成者，重形體之宛然凸現。國畫則妙在筆意，於人物之畫，重得其神趣。人物畫中之仕女，其形貌宜幽嫺端重，而其運筆墨，亦宜以規矩法度見長，則不能盡此國畫中筆墨之自由揮灑之用。唯以國畫之筆墨，為高人逸士，與佛菩薩及羅漢者，其橫斜曲直之變化無窮，而後此筆墨之用，得無礙自在。顧道家之高人逸士，有冠有髻，昔為之畫者，要在繪其行動衣履之姿。而佛家之羅漢，則可袒裼裸裎，不冠不履，而其頭骨之崢嶸，胸腹之坦蕩，無不可入於畫中。故言國畫中之人物畫，吾嘗以羅漢畫為至極。羅漢之所志，在佛菩薩，而向未有其慈悲之懷，與圓滿之德。故其貌不如佛菩薩之端嚴豐碩。羅漢之行，必殊乎世俗，而其貌，即必古異而清奇，然亦未嘗有倨傲肆放之容。而善繪之者，亦必如羅漢之志之行，而得其神貌。若以繪佛菩

薩之道為之，是為過；若一有倨傲肆放之容，則為世之狂士。皆非羅漢也。

當今之世，人罕知人物之各有其品類，以想像其神彩，故能為人物畫者絕少，為高人奇士與佛畫者尤少。於羅漢之畫，昔在江南，有呂鳳子先生，能得其高古之趣。南來唯見蕭立聲先生，以其拔俗之襟懷，為此舉世不為之畫。其所為者，蓋皆先想像羅漢之志之行，使盤桓於心目之間，如其所知無過與不及，然後解衣旁礴，一揮而就。故筆酣墨飽，神趣盎然，若釋迦之五百尊者之再生於今世。此豈特一藝事之極，而其使世人得緣此羅漢之貌，以知其志、其行、其道之所在，則其功德，何可勝計耶？比聞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主任蕭立聲先生書畫欣賞會於大會堂低座二樓，於六月廿五日至廿七日，一連三天展出，與信佛人士藉此共結善緣。吾忝列同事之雅，承囑為一言為介。是為序。

## 從李龍眠說到——

# 蕭立聲先生的羅漢畫

漁父

幼時讀李龍眠畫羅漢渡江一文，印象極深，文章描寫十五個半羅漢渡江情形淋漓盡致（按原畫為十八羅漢渡江，後因一角漫滅，僅存十五人又半），因此十五個半羅漢的狀態、神情、風采，一直存在我腦海中，數十年，未嘗或忘。因為這個原故，以後無論到什麼地方，只要看見羅漢畫或羅漢塑像，總喜歡將它與

腦中的羅漢相比，但每次所見的畫和像都不及腦中所有的巧妙、生動。南來以後，在一個偶然的場合，看到蕭立聲先生的畫，非常喜歡，記得當時陳列供欣賞的，有廿餘幅，有字，有山水，有動物，花鳥……剛健婀娜，兼而有之，字則蒼勁有力，山水畫淡雅自然，人物畫以羅漢畫最突出，亦最多，情態既殊，各盡其妙

。有立者，有臥者，有對坐似談心者，合掌類唸佛者，或作顧盼之姿，或作沉思之狀，有携杖閒行者，亦有獨立遠眺者，更有咧咀閉目作挑耳狀者。有一幅一人垂目跌坐蒲團上，一人則依書而坐，一則隱几而眠，鼾聲呼呼，隱約可聞，還有一巨幅，類似達摩者，肩挑竹笠，邁步而行，衣袂生風，雙目炯視，神采如生。用筆，布局，皆有新意，不落窠臼。

這些羅漢對我來說，另有一種相見恨晚之感，因為每一尊羅漢的狀貌，意趣，似曾相識，蓋大部份與我多年來存留在腦海中之羅漢神情相合，故摩娑盤桓久久始離去，是時尚不知蕭先生為何許人也。旋得識蕭先生，一次且曾參觀作畫，在場者多為其弟子，所作者乃一巨幅羅漢，高約廿餘尺，橫廣十餘尺許，蕭氏握筆濡墨，凝神屏氣，態度從容，嚴肅，少頃即懸腕中鋒，走筆運墨，縱橫姿肆，「濃淡乾潤，疏密多寡，各得其當」。須臾間一幅態度安祥，神情穩定的羅漢畫即告完成，觀者讚口不絕。唐師嘗謂蕭先生畫羅漢時是「先想羅漢之志之行，使盡盤桓於心目之間，然後一揮而就」。昔人亦謂李公麟「腕中有至理胸中有邱壑」。杜少陵所謂：「良工心獨苦」。蕭先生的羅漢能出於唐宋而自成一派，是數十年勤勉不輟，刻苦磨鍊的結果。

蕭先生的山水畫，其風格也甚別緻，據說是脫穎於宋元，充滿淡雅自然之趣，「淡」「雅」「自然」在中國文學、藝術中的地位極高，淡而能雅，淡而有韻味，不是一蹴可至，非經過一番功夫不可，所謂「絢爛之極，歸於平淡」，正是指此而言。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稱為「隱逸詩宗」，「清淡之宗」，大都是就其詩之風味而言，「平淡自得」，「天然澹雅」，「淡雅味長」，「平淡入神」等都是歷來對陶詩的評語，「犬吠深巷中，鷄鳴桑樹顛」，「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都是口語，所謂：「句句近人字字奇妙」，「似大匠運行，不見斧鑿之痕」。東坡嘗謂：「陶公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又謂：「淵時不為詩，寫其胸中之妙耳」。故陶詩之妙不在一字一句之奇，而在字句以外之風味。對於蕭先生的山水畫，在我的感覺來說也是如此，他的山水畫的風神韻味，不在畫的本身，而在畫的所表露的一派閒淡

、寧靜、自然之趣，使人心曠神怡。

我對蕭先生的畫，非常喜歡，除了上述原因之外，當然此與蕭先生本身的造詣功力有關，所以他的字畫有豐富的吸引力，誘惑力及使人有不可抗拒之感。認識蕭先生多年，得知其為人不苟且，不欺世，也不媚俗，堂堂正正，規規矩矩，他的每一幅字或畫中，都蘊藏着他的生命、精神、情感甚至靈魂。因此他的畫、字，特別富「生機」，特別傳神，活潑潑地。

國畫最重「傳神」，國畫最難亦在「傳神」，國畫家所追求者，不僅在作品上求其形似，還須進一步去把握作品的精神，使其與作品的形相融合為一，否則「雖竭巧思，並同象工之事，雖曰畫而非畫」。所謂「傳神」，神在什麼地方？神如何傳法？鄧椿在畫書中說：「世人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人之神與物之神相融合的作品既為世人所珍，但如何使人與物之神相融合？這關鍵在畫家本身之修養，假如一個畫家他的修養到家，功夫深厚，造詣精湛，他就可以「以筆直取萬物之形，洒然自腕脫出，而落於素，不假扭捏不事修飾，自然形神俱得」。這種功夫從什麼地方去得來，董其昌說是，從讀書，旅行中得來，「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時，自然文壑內營，立成邱壑，隨手寫出，皆為山水傳神」。徐師也曾說「一個成功的畫家，必須深入物之形以得其神，因而得氣韻與神似統一的方法，這是中國大畫家共同走的一條路」（中國藝術精神頁一五八）。

今天蕭立聲先生正在這一條大路上，但他並不以他目前的成就為滿足，他仍然孳孳不懈的在學習、在研究，他希望在不斷的努力研究中，仍不斷依法前人的寶貴經驗中，不斷有新的發現，新的創造。就憑蕭先生對中國藝術的這份愛心、毅力，再加上他聰明活潑的心智，淬勵奮發的精神，肯定在不久的將來，他的聲光，一定能將中國的繪畫藝術推向一個嶄新的階段。

今秋蕭氏將應美國華盛頓大學之邀請赴美講學並作巡迴展覽，本年六月廿五日至廿七日將在大會堂低座二樓舉行欣賞會，愛好蕭先生藝術者幸勿錯過此良機。